

屐处留痕

游埠早茶

吴重生

凌晨4点半,天还没亮,我们就从“安若游埠”出门了,早起的店铺开始生火,蒸笼里已冒着热气。整条街上的路灯都亮着。店主们已开始又一天的劳作:有做肉馅、切小葱、擀面皮的;有揉面团、洗艾草、做印子馍的;给新做包子放蒸笼、做油条、磨豆浆的……沿街早茶店多为夫妻店。据说有的店主凌晨3点多钟就起床起炉子烧开水。丈夫把门板卸下来,放到店门口,两张高脚板凳一架,门板就成了茶台,然后和妻子一起准备食材,等待茶客登门。

据考证,早在唐初,游埠就建有码头,曾是浙赣闽院交界处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交易地、商埠重镇,是五代高僧“禅月大师”贯休、近代摄影大师郎静山、天文学家曹谟等人的故里。这里的早茶历史悠久,被誉为“江南第一早茶”。

游埠古街已有1300多年历史,分前后两条,分别为中山街和解放街。中山街旧称前街,全长570米;解放街旧称后街,全长约520米,位于游埠溪一侧,南北平行,中有一东西向横街贯通,成“H”形。游埠溪贯穿整个古镇。沿溪商铺林立,吃穿住行生活用品店应有尽有,老百姓自产自销的土货随处可见。

早上6点,古镇开始热闹起来。游埠早茶铺集中在解放街。老街两边茶馆连片,门前都放着长桌条椅,犹如接龙一般连成两排,老茶客们往往会选定一两家,喜欢带着自己的杯子,自己添水,有的凌晨4点就赶过来,老地方最普遍的茶。店家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,一边招呼着陆续到来的茶客。在一家卖肉沉子的店门口,我看到一面迎风招展的彩旗,上写“女婿的口服,丈母娘的手艺”。游埠朋友告诉我,肉沉子是兰溪一带的特色小吃,过去是丈母娘为第一次上门的新女婿专门做的一道小吃,其做法为将鸡蛋打破置于碗中,用筷子将蛋黄戳破,再将肉末用筷子塞入蛋黄中。尔后入锅,清水煮五六分钟,将煮熟的肉沉子捞出,放入配好调料的碗中,浇上汤即可食用。

游埠溪上有五座桥,分别为永济桥、永福桥、永安桥、太平桥、濂溪桥,每座桥分别对应一座几进规模的徽派建筑,称为“五马归槽”。永福桥旧称柴市桥,是一座单孔石拱桥,建于明代,是米、猪、竹、木、药、茧“六行”的交通枢纽。桥东有一亭,名“得得亭”。桥西有1954年造的和平井及水塔一座。水塔旁有一对夫妇在卖现榨石榴汁,我想买一杯,但因为买的人多,等了好长时间还没轮到,只得放弃。结果走到桥东头时,女摊主一手举着一杯石榴汁飞快地跑过来递到我的手中,边遛边道歉:“实在不好意思,人太多了,让您久等了!”

游埠是一个日夜透明、不眠不休的江南古镇。它永远是热气腾腾、活色生香的。我的家乡浦江与兰溪毗邻,地缘相近,人缘相亲。游埠的每一种小吃我都爱吃。走在古街上,我想,什么叫人间烟火?游埠就是。游埠是每一位游客的埠头,每一位游子的故乡。

忽有故人心上过

胡美云

从前读龚自珍的《己亥杂诗》:问我清游何日最,木樨风外等秋潮。忽有故人心上过,乃是虹生与子潇。其中最喜欢的句子便是“忽有故人心上过”。每有读到,总能于不自觉中就恍了神。

后来,看到在网上,这句衍生出许多版本来,像“忽有故人心上过,回首已是千重山”“忽有故人心上过,半是惆怅半是伤”“忽有故人心上过,甚是海阔扑面而来”等,方知喜欢的人竟是如此之多。不过,最喜欢的续句却是某个午后,电脑屏保上静静出现的“忽有故人心上过,回首山河已是秋”。

前些日子,在操场值日的间隙里偶然拾得了几个句子:“秋天是个奇妙的季节/每一缕风里/都藏着一个忽然想见的人。”发到朋友圈,一会儿,便收到一条留言:说到心坎里了。打开看时,是一位远在河南素未谋面的文友,也是老师,似乎和我一样,也是个中年人。

再没有比人至中年更易怀旧,更易多思的了吧。尤其是在秋天这样的季节,许多时候,心底甚至想着,秋天这个季节,应该就是为中年人量身定做的了。

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”,牵着一匹骏马独自而行的马致远,一定是个中年人;月夜悲吟着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

市场改建而成,楼外有古镇游酥坊,坊主父子两代做传统糕点已30多年,菊花饼、宫廷桃酥、茴香糕等10余种传统糕点现做现卖,香味扑鼻。

一些外地游客享用一次早茶感到不过瘾,干脆住下来,一住几天,举家或联合几家朋友一起过来。江苏人、上海人以及同属金华地区的义乌人、永康人,附近的衢州人、丽水人在游埠游玩时嗅到了商机,选择在游埠创业,有的开民宿,有的做美食,有的做文创,干得不亦乐乎。2023年国庆前夕,有一位丽水游客在游埠镇上开了一家美食城,总建筑面积1500多平方米,拥有20多家档口,不但可以享用游埠当地的美食,而且把缙云烧饼、衢州鸭头等周边县市的美食也引进过来。

古镇上有11个码头。这些码头历史悠久。以前的水运码头,如今已变身游埠码头。土生土长的游埠人邵伟荣介绍,游埠自古繁华,以前依靠的是水路交通,随便登上一个游埠的码头,坐船往下游可直抵杭州、上海,往上游可到衢州、开化。由于几百年的泥沙冲击,造成河床改道,水路交通的功能已不复存在,但如今的游埠依旧繁华,G60沪昆高速游埠出口到达古街只需5分钟。以前游埠镇上都是徽派建筑,拥有很多老字号商号。解放前一场大火,烧光了大多数建筑,仅剩郎六里一带的老房子,让人惋惜。

游埠人用早餐不叫吃早饭,而叫吃早茶,自古以来就是如此,这跟游埠的历史有关。游埠早茶上菜程序,先泡上一杯土茶,上糕点,包括双喜糕、连环糕、插酥等,再上大饼油条、土豆浆、肉沉子、鸡子馃、汤圆、炒粉干、贯休酥。这些是保留项目。游客可根据自己的口味点各种小吃,如麻糕、发糕、馄饨、豆腐汤圆等,都是新鲜出炉的。兰溪豆腐汤圆俗称豆腐丸子,相传为黄大仙兄弟所创。出生于兰溪北郊黄谿村的黄初起、黄初平兄弟俩,在得道成仙前,哥哥黄初起在岸上种田,弟弟黄初平在村对面的雁屿洲上牧羊。兰溪黄初起对弟弟黄初平关爱有加,有一回,黄初起将豆腐捣碎搓成丸子,塞入一粒肉丁,和一块肥肉一起煮,制成一碗点心送到雁屿洲上。黄初平觉得味道鲜美。兄弟俩将其做法传授给附近村民。

游埠古镇主打两个IP,一是早茶,二是摄影。诗路钱江石化展览馆、古董相机展览馆、天泰民宿音乐酒吧等文旅项目,不断丰富着游埠的文旅业态。有的摄影师已关注并蹲点拍摄游埠早茶30多年。镇领导说,这两个IP不会换来换去的,要把它做深做实,做出自己的特色来。如今古镇的发展,就是围绕这两个IP,不断地挖掘、深化。“游埠小馆”已在金华和杭州开了连锁店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游埠人会在上海或者北京打造出一条“游埠早茶街”。

游埠是一个日夜透明、不眠不休的江南古镇。它永远是热气腾腾、活色生香的。我的家乡浦江与兰溪毗邻,地缘相近,人缘相亲。游埠的每一种小吃我都爱吃。走在古街上,我想,什么叫人间烟火?游埠就是。游埠是每一位游客的埠头,每一位游子的故乡。

北山南麓一簇红

潘江涛

口那副大大的对子:“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。”于国人而言,此乃血色革命与家园建设之宝笈,耳熟能详。

破土那天,参加电站建设的有乡村农民、城镇居民,还有解放军战士和初中以上学生。工地四周红旗猎猎,高音喇叭播放的经典歌曲,响彻云霄。

人是情感动物,一置身那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,潜能使被无限激发。然而,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,是无法想象其艰苦的劳作环境的。

开挖水渠那阵子,砂石泥土全靠肩挑背负。没有挖掘机,靠的是镐子、锄头、铁锹;没有风镐电钻,靠的是锤子、钢钎和长柄榔头。

工程指挥部给路远的民工安排住宿,却是空置的粮仓,没有床,也没有桌子,大伙只能睡地铺——摊一层干稻草,稻草上再铺一张席子,和衣一睡了事。

民工吃食多为自带的干粮,工地食堂只负责蒸饭,不售卖配菜。故而,蒸与不蒸,大家只能就着豆酱、酱油、咸菜、腐乳、梅干菜下饭。

截水为渊,掘山为渠,凿洞为隧,哪一项也少不了开岩爆炮。有一回,一民工跟往常一样,往炮眼里埋了炸药和雷管,然后点燃长长的引线。结果炮眼怎么也响。没办法,已经跑得老远的大伙又得惴惴不安地返回。有时哑炮不哑,还会突然爆响,好在防范在先,才避免伤亡及民工。

金华山山体陡峭,爆炮开裂的巨石会瞬间滚落,是无须再次解体的。双龙电站从破土奠基到竣工发电,仅用16个月时间,人工清运量不大恐怕是主要因素。只不过,测量、清土、爆炮、搬运……都需作业平台,山体一陡,回旋余地便捉襟见肘。

金华画家施明德当年在澧浦初中任美术教师,一到寒暑假,他便带着学生,去金华山泼墨挥毫。1959年5月,电站建设进入攻坚阶段,施明德集中精力绘就宽近三米、小青绿着色的长卷《双龙图》:“铁锤落时石花落,镐锄并举闪银辉。钢钎钻石丁丁响,土石腾空山为摧。渠成水到轮机转,电站完工常福来。”

从画面看,这是一幅俯视图,画面左边是双龙水库之水面,大坝宛在,出大坝乃平林漠漠之烟村,最远处用淡墨扫出若有若无的南山群峰之剪影。北山之美、建设工程的不凡与艺术性相得益彰,为双龙电站工程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现实写照。

四

说来难以置信,当年的双龙电站仅有16名职工,3幢平房分别是机房、办公室和职工宿舍,整个电站占地面积仅有6亩。

2018年6月,金华山管委会实施景区改造提升工程,老电站原貌得以保留,

新建了部分房舍。即便如此,若不计参观停留时间,按设计线路转一圈,亦无须一支烟工夫。

螺蛳壳里做道场,方寸之内可腾挪。小电站,也有大出息。

双龙峡是金华山的大动脉,水流长年不竭,水量充沛,天然落差数百米。峡谷附近有个仙瀑洞,一挂73米的洞瀑水雾蒸腾,早已潮湿吉尼斯世界纪录。

一脉库水已被缓缓导出,之后闯过过山,乖乖地流经人工插扎的涵管,直泻而下,猛烈撞击一台崭新的水轮机。这台水轮机为“金华土产”,功率750千瓦,是当时国内独一无二的设备。双龙水电站视其为掌上明珠,悄悄“联姻”上海华生电器厂制造了两台256千瓦发电机。不想,这一拖二的架构,竟诞生我国电力机械制造和农村水电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双龙电站自主创新,让金华人初尝成功的喜悦。他们放开手脚,依葫芦画瓢,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“复制”少年、双龙、库口、官基、大堰头、青妇等6个水电站和2个水力站,统称“一垄八站”,实现双龙峡全流域梯级开发。

“一垄八站”,“垄”乃“龙头”——双龙电站,自上而下之工程包括45万平方米的九龙水库、4000多米长的盘山渠道、148米的穿山隧道和196米落差的压力水管等。

五

新中国成立之初,百废待举,什么事都要自己来,也只能自己来。譬如电力工业,电厂凋零,设备残缺;电网瘫痪,运行艰难。再加上中苏关系渐渐出现裂痕,之后苏联方面又背信弃义,撤走专家,电力战线更是留下一大批半拉子工程。

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。“一垄八站”恰逢其时,犹如一颗耀眼之新星,高悬夜空,赢得了无数掌声和鲜花:大会发言、经验介绍、登报表扬、接待参观……

1960年3月14日,春寒料峭,暖阳夕照,是一个注定要被定格的日子。

下午5时许,毛泽东主席头戴帽子、身披风衣,专程前来双龙水电站视察调研。随行的有卫土长李银桥和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,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陪同视察。

查了查万年历,是日,农历庚子年二月十七日,距二十四节气中的“春分”还有一周时间——罗店山野,草木怀新,麦苗返青,苜蓿碧绿,一派春意盎然景象。其时,水轮机和发电机联合运转,正持续不断地发出低沉而单一的声响——虽说不上美妙动听,却佐证水电源源而来。

从新华社记者侯波当时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,毛主席正在察看励磁盘。站在他右边的是李学智,左边的则是电站职工吴小弟。

“吴小弟今年九十岁,平日还能下地

干活,闲时与村里的老人们打打麻将。”吴飞阳与吴小弟同村,听他这么一说,心中顿生寻访之念。

六

打着导航,七拐八弯,好不容易找到“门口用水桶种菜”的楼房。楼房是砖混结构,有个一门进出的庭院,拴着的黄狗看见人来,摇着尾巴,吠了两声。正当犹豫是否进入时,见一头发花白的老者走出房门,正是照片中的吴小弟。

与主席合影,可遇而不可求。吴小弟把照片放得大大的,油画布做底,再框以木架,珍重地将它挂在堂屋的墙壁上。照片下方是一张八仙桌,我们坐在条凳上,边喝茶边聊天。

小弟说,他原本是金华公安处战士,当年被安排在湖海塘电站值守。有一天搬运电杆,不慎造成腰椎压缩性骨折,整整休养了一年。其间,恰逢双龙电站开工,党组织便照顾他去了电站,48岁正式退养,回到老家婺城区罗店镇西吴村。

受命运之神的眷顾,主席前来视察那天,吴小弟刚好值班。他告诉我,大坝、水渠、涵管、厂房等没用一丁点钢筋混凝土,全是用沙石、黏土捣筑而成。还有,电压表是职工拼装的,线圈是用铝线缠绕的,安全阀也是自行设计的……

职工宿舍紧挨着发电机房,毛主席健步走了过去,伸手摸了摸被褥的厚薄,叮嘱金华领导要关心职工生活。当看到紧靠墙壁的条桌(类似于2人坐的学学生桌)上有一张《金华日报》,他便顺手拿了过来,拉亮电灯,侧身坐在俗称“两头兜”的床沿上,认真地阅读起来。摄影师眼明手快,成功抓拍到这一珍贵镜头。

很多时候,一幅画作、一张照片、一段视频,一个实物……往往比文字能更直观、更形象地反映历史原貌。

七

“青山不墨千秋画,绿水无弦万古琴。”(林则徐)金华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峰,而是一条绵延数十公里,横亘婺城、金东、兰溪、义乌、浦江5个县(市、区)的巍峨山脉,是金华的母亲山,双龙电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“点”。

离站登巅,极目远眺,南北两山间是辽阔的金衢盆地,义乌江从大盘山逶迤而来200公里与武义江在双溪古渡处汇合穿越婺城,平静而缓慢地西流而去。三江六岸是拔节生长的建筑,大自然与人类合力创造这座山水城市的壮阔大美,清晰呈现在澄澈的秋阳下……



郭大勇《世界图景》横版布面油画(局部)

接地气的蓝采和

杨新元

一声高亢的“蓝采和啊,醉酒当歌”,让我听得血脉偾张。

刀郎的《翩翩》,是讲仙女翩翩救贱浪荡公子罗子浮的故事,取材于《聊斋》。

粗粗听,歌里似乎没有一个字在讲翩翩,也没有一个字在讲罗生,但细品味,味道就出来了。这首歌就是在讲翩翩,在讲罗生,也在讲我们芸芸众生的人生况味。

但一个疑问在我心中产生:“为什么刀郎要在歌中唱蓝采和,而不是汉钟离、何仙姑,不是吕洞宾、铁拐李,更不是张果老、韩湘子和曹国舅呢?”

这里,体现了刀郎对蓝采和这个神话人物的深刻理解。

八仙过海,可能是中国人人皆知的神话故事。以八仙为题材的话本、小说,在民间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着。我小时候就知道。在八仙中,蓝采和就如他的形象一般,是一个资历比较浅的仙。严格说起来,他是汉钟离渡来的。

据南唐沈汾《续仙传》,宋初《太平广记》,陆游《南唐书》等记载,蓝采和是唐末至五代时人。他本为男子,却经常女装打扮,手提花篮,据说是赤脚大仙降生,常穿破烂的蓝衣裳,系一条三寸多宽的木腰带,一脚穿鞋,一脚赤行,手持三尺多长的大拍板,在城市里边边走边唱,带醉踏歌,似狂非狂。

而恰恰就是这个蓝采和,是八仙中最接地气的形象。他在历史上确有其

人,原名许竖,字伯通,生活在唐朝。他从小聪明,学习优异,考取进士后,得到左阙谏的官职。蓝采和办事认真,为人正直,在当时的官场上是一股清流。因为他是谏官,是个得罪人的工作,所以不久就被罢了官。这段经历,让他对封建官场的黑暗有了深切认识。

后来,他就到终南山修炼,此后,与家里失去联系。再后来,就传出了许多有关蓝采和成仙的传说。

不管如何,蓝采和总是一个与老百姓十分亲密的形象。他看破红尘,不愿为官,救治普通百姓,人缘特别好。刀郎歌颂蓝采和,想必是要提倡蓝采和那样的快乐人生。

人生如寄。所有的过往皆为感悟,所

心香一瓣

一

金华山,双龙电站。

一只硕大的圆形壁钟,被高高地嵌在灰白的墙壁上。因为山高雾浓湿气重,壁钟外壳已有些许锈斑。原先“滴滴答答”的声响,随着一个宽厚背影消失在机房门口,也就骤然停息:时针靠近6时,而分针直指50分。

乍见之下,忍不住发问:“壁钟时间,是早上还是下午?”

“下午。”电站工作人员吴飞阳应声而答:“确切地说,是毛泽东主席结束视察、上车离去的时间。”

忽然想起一句时髦话语:历史睡了,时间醒着。而此时此地,却正好相左:时间停了,历史醒着。

二

时间是历史的刻度。追溯双龙电站历史,还要先说说湖海塘水电站。

湖海塘在金华城南。初听其名,容易陷入民间语谓之纠结。是湖,是海,还是塘?且不管它,反正是一大汪宽阔的水域,因为早年没有水库,也没有水电站,它就像一个铩羽而归的将军,调控蓄水功能简直一塌糊涂。

“一场大雨水汪汪,三个日头地发黄;夏洪秋旱遭殃殃,半年糠菜半年粮。”为彻底改变这种生活现状,金华曾多次向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打报告,要求开建“湖海塘水力发电暨灌溉工程”。只因为那时国民党忙于“戡乱”和内战,哪里顾得上此类鸡毛蒜皮之事呢。直到1949年5月金华解放,新生的人民政府顺应民心,急事急办。

据《金华水利五十年》记载,1950年1月,湖海塘电站工程动工,经9个月苦战,于10月25日正式向金华城区供电,供电量约占城区的97%。

按库容量,或者说集水面积,湖海塘水电站在省域范围是无足轻重的,却在浙江水利史上留下浓重一笔——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投产建设的第一座小型水电站,前后营运了六十余年。2012年,因金华城市建设之需,湖海塘水电站才停止发电。

回首既往,湖海塘水电站的标杆示范作用是不可估量的——自1950年冬至1952年春,金华各地开工上马的小型水库就有30多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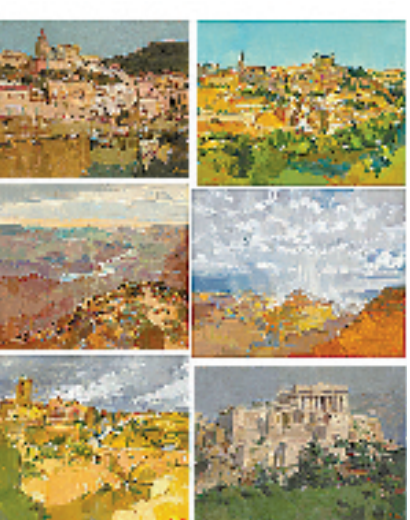
1958年5月,双龙水电站建设工程破土,虽比湖海塘水电站迟建了八年,但其精神内核却一脉相承:向高山要水电!

三

双龙电站位于金华山南麓、西旺村东侧,茂林修篁,百草丰盈,涧水幽篁。时值仲秋,金华山还是清一色的碧绿,而电站四周却点缀着一簇簇棠果,仿佛在说,你们想要找寻的红色,就在这里。

不过,比棠果更醒目的,还是电站门

艺境



月明中”的南唐后主李煜也是一个中年人;还有我们的诗圣杜甫,一句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更是写尽世间萧瑟与苍凉。而写出“孤村落日残霞,轻烟老树寒鸦,一点飞鸿影下”的白朴,此时也正急急行走在赶往中年的路上……

在过去的许多年里,那许多次的,我们以为再平常不过的转身或者挥手作别,最后却都成了一别后的几年又几年,终究是再未相见。就像我们从少年到中年二十几年的时光,还没细细回味,已不见了。

一起不见的,还有许许多多走着走着就散了的人。想到那时似乎也许下过许多以为一定可以实现的心愿:彼此不变,再见依然如昨天。但最后终究是散在了世界的不知道哪个角落里。

打开电脑,顺着“忽有故人心上过,回首山河已是秋”的句子,竟查到还有下句:两处相思同淋雪,此生也算共白头。

莫名地竟有了释然。是的,秋天到了,冬天近了,春天也不远了。那些在时间的河流里渐渐行远的人,那些在秋天的间隙里忽从心上过的人,依然是同一片蓝天下,同一个日月光辉里。

淋雪白头,各自安好。